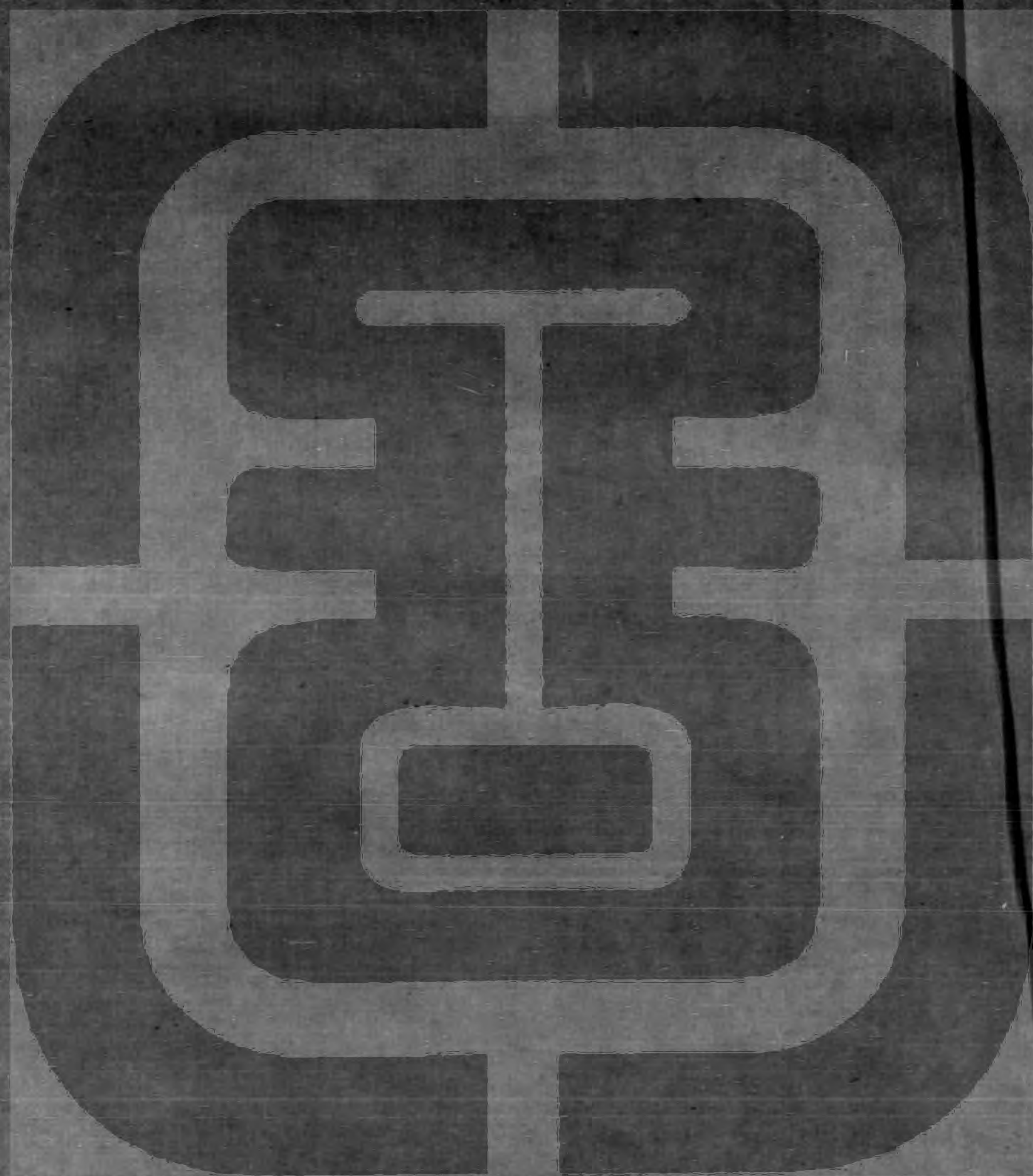


水



自知集卷第十五



雜著

白沙詩抄引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甘泉先生曾刻白沙詩教唯錄古詩而遺體弗取汝楠性嗜咏歌乃不暇論其體裁但宜咏歌者隨筆錄之袖簡風俗之餘輒浩歌以歸不知此詩之為古為今亦不知聲所由起出于江門出于我也

擊壤詩抄後語

朱子贊康節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

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甚善形容其詞亦類擊壤云世儒多以數窺先生者
先生以空中樓閣之懷出餘事以近世情此所以爲
人豪也古之有所寄而隱者豈真小技云乎哉

碧霞遺佩引

碧霞遺佩禪友月泉佩陽明先生良知二偈友人龍
溪王子題以識之者也先生之論良知備矣二偈大
意尤爲喫緊其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是獨知乃良知
也其曰自家痛癢自家知是致知由自致也可謂約
而盡矣然自月泉發之其開後學之自豈可泯諸因
靈梵忽聞軒懸其遺佩也與

天池法會偈引

嘉靖戊午暮春玉芝禪德舉法會於天池大集名禪
各爲偈言余同龍溪王子過訪斯會諸偈適成余二
人亦次韻爲偈偈成龍溪誦余偈曰但問黃梅五百
衆不知若個是知音是知音者希也因自誦曰何幸
鍾期共禪席高山流水有知音余不覺爽然蓋知音
者何異乎可者與之之指乃若高山流水幸有知
音豈非容衆尊賢之盛心哉於是乎可以考見余與

龍溪之用心矣烏乎禪客當機截流掣電豈不亦猶
余輩各自表見者哉宜並存之庶令自考玉芝頗以
余言為然請題於卷首次第錄之

刻南嶽小錄引

汝楠為郎時雅願乞山水郡治之第乞則不能也竟
聽除歸德自歸德持服免歸三年謁除斯可以請遂
領衡州守南嶽比至衡吏事填委三月弗暇登嶽忽
憶蘇子有云天畀我以形使我以心馭也適秦適越
其誰我禦心且不能馭形而况馭人乎遂命輕車上
祝融峯遍南嶽觀焉頗謂能馭形而快心獨按山經

并記舊聞搜覽遺志大氏磨滅則又嘆曰古今變態
陵谷不常煙雲洞霄之府或曾為荆棘瓦礫之場何
固求之為憇南臺賦詩凡八章而還然性好古意終
不釋也滿秩後謁分守鑑泉卜先生以小錄授汝楠
汝楠閱過纂者廼唐人道流彼徒志夫黃冠紫籙之
宇錫予褒勅之榮至於治水所經高賢所憇其他關
乎方輿者弗記也獨其事蹟名物嶽峯泉澗悉與今
本不同合且傳之以屬好事抑尚有藏之山中者哉
維此而出同僚諸君忻然校而梓之嗚呼登高覽賦
之大夫名山栖跡之君子舉無所徵焉典籍失而求

之野此編之傳也固宜

鄭節婦思貞集題辭

昔太師采風共姜之詩首列於周樂後世議王制者
凡惟簿皎然之節必聞而旌之蓋古司樂遺意也惟
其制之始也王者在上用褒崇之典寓鼓舞之權君
子在下以風刺之情著是非之實君子之所與王者
無弗褒也王者之所褒君子無弗與也法行茲久咨
詢在人職非其人而婦人女子之行佚而不采者多
矣君子猶曰褒而不與不若與而弗褒也予觀鄭令
廷佐之思貞集其大母黃孺人者蚤寡而不爽其德

蓋庶幾共姜之行者也及考其傳述何采風者之疏
無聞褒行之典乎然而自桐川諸君子以達一時薦
紳先生詠歌之盛亦無以加焉草萊幽遠本不可以
力干上逮若人心之不容昧者豈不炯然明甚矣乎
余甚媿寡劣非能存孺人之顯節者鄭令必以君子
之與屬余雖然余慕為君子而竊欲擬其與善之公
者也敢題之曰節婦黃孺人之集詠歌者之情信矣
用以昭之

養中書院題辭

世之師越學者則曰致良知而已矣師嶺學者則曰

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致知本大學之格言而體認天理則明道延乎之心法也奈何以學樹標者越中譏嶺學謂其義襲而取嶺南譏越學乃謂孩提之童其知識良與不良雜然出發不免認賊作子嗚呼豈知江門陽明二先生之本指乎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不專以所發之端爲良知之全體而致之也泉翁先生得之江門其言曰戒懼慎獨所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之謂體認天理義襲云乎哉是故獨知本良孰慎乎此亦此知也其未發爲中未發者常未發矣發而中節爲和非和

卽非中矣致而極之卽心常戒慎之謂所以戒懼去其非良以克其良知也養中用和撫世酬物無非天則臻乎位育之盛然後爲盡天命之性此嶺越之學所以同歸也汝楠免叅知江省廬山中深有味乎未發之中卽良知暨戒懼慎獨所以養中之二言因以所居書院顏之曰養中題斯語於廳壁朝夕從事焉且告同志勿務標異而實體焉可也

著發解答屠弋陽石屋

壬子秋夕會石屋屠子於薺溪之許屠子微見病容於樽俎之間而汝楠因舉七發之說欲屠子之虛然

病已也屠子曰七發吾素聞之而所以病已不得其由今何以已吾病哉汝楠漫答忘其何語別屠子申旦自悟乃省屠子發問之意西漢以來諸儒所未及也因解之曰枚乘西漢詞人也大人君子多以類俳鄙之而七發之詞尤為類俳之甚但詞有通於至道而事有關於吾身先民之所以詢芻蕘也況詞人乎省屠子之問以稽七發之文蓋黃老之緒言而說士之餘習也漢儒在建武間雖稱崇尚儒術其實縮臆之徒俱深黃老黃老之指自蓋公黃石授之元功大臣而漢文沉潛道德由來深遠當是時也竺書未進

西教未通角立儒林唯此學爾枚乘以詞人客遊王門嘲哂籠罩諸豪傑間要亦粗覘緒餘故著七發之篇已膠纏之疾而廣之以虛空之光影譬之醫林治穠鬱之病而蕩之以草木之寒薄也醫經所言人生有四百幾病大抵不由已者其病淺不足治惟外攫而意膠攫者無端膠者不已滋味漸深染着愈固則日鑠其精神而時殃其平粹一朝而疾患作焉且自眩其中之所患然而沉綿膠固之中精神平粹未嘗不存而恒患無一牖之通於斯時也以滋味投之以巴鼻執之是以火球火惡可濟也故極其聲色之娛

窮其當年之欲以發病者所之既厭之心因且牖之以端倪之明而進之以虛空之景此七發所由著也夫海水虛氣也風水揚濤虛氣之中砰訇衝蕩最爲眺聽之奇然究竟從來窈無可得與種種世好膠纏有自者不可同年而語所以然者觀濤者觀窾也窾於大川而窾無從來可以觀妙矣是道家之泊乎無滋味卽禪家之超乎無巴鼻者而古之守一抱元專氣煬和以游於鴻濛太始者率繇是也何獨初機之已病不在茲乎雖王公貴人之染着尤固於衆然因其煩厭達其虛心試從泊乎無滋味超乎無巴鼻者

由窾入妙以透虛空則膠滯自解神氣漸收此病已之說施之當時未必有其事著爲文辭其實有所祖也汝楠慣遊五嶽登捨身厓始而惻然傷之既乃揆厥由來凡夫促促不捨一錢外物爲命率惟其常至足踐虛空目觀漭沆則捨其身而不顧者虛無之窾通而光景之不能自持故也觀於登嶽知觀濤矣觀於捨身已病知養生矣養生之指道德而已道德之要還虛而已窾其蔽而示之窾因其窾而示之虛故曰黃老之緒言就其漸通而不強之以驟因其自牖而不病其所苦鼓其必振而不令其不解於膠故曰

說士之餘習也雖然江門之詩有曰吾儒自有中和
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悟斯指也虛無之說又何足道
哉持為屠子畢其前說故解之屠子以為何如

問壽篇

世之附和成說以闢道家者謂聖人不談養身及其
主脩煉者往往託於老氏或參之易卦孔老神仙混
為一家而無所差別故或有所避而置之不談或有
所溺而援以合道此譚理者所以不可不盡擇術者
所以不可不精也從予學者孫生晉鄉為其父守拙
君壽而以壽之說問予其於孔老神仙之間不能不

惑也予為晉鄉說養生焉其說曰聖人有心學無道
術老氏有道術無神仙神仙之學立爐鼎鍊精氣慎
抽添始於胎養終於蟬蛻執貪生之心託還虛之說
是借寇兵資盜糧乃欲逐而空之附老氏之清虛非
矣故南華謂彭祖壽考之所為而老氏不與焉其重
老聃也歸之於道術而老氏之言曰致虛極守靜篤
又曰專氣致柔曰谷神不死以專為直以翕為闢以
無為為無欲觀此術可以長久其有神之神指消息闔
闢之說大儒邵氏亦謂之得易之體故游聖門者易
疑而窮神仙者易混不知老氏本不可混以神仙而

聖人之道本不可惑以老氏也聖人之論消息變化如環無端妙不可窮而止之在心即老氏最精者多竊良止之議良之言則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也良止之學機在於復復則不妄止之謂也復初之議首在於蒙蒙以養正復之最初也其曰童蒙顛蒙不虧也其曰利禦寇外誘不入也蒙而善復復而能止則其行止與時消息而神易在我能大能久夫神易無方體者也而老氏執消以爲息執闔以爲闢執柔以爲存神是執其神易而非聖人之神易矣故老氏之以術養身弊在於執方體神仙以身養身弊在於執形氣而聖人以心學養身超於方體形氣之外至於賴蒙不誘于以復初動靜皆止以自然之學全自然之天道德完脩無所闕滯因之壽考無期以徵其應斯亦何必深避而不談耶因養生之言入於流弊而謂聖人於身不加養也恐不可以立論故因晉卿開其說抑守拙之取義庶近於蒙也其所自得吾雖不能知而篤壽之源蓋以是夫蓋以是夫

贈魏子字說

吾友魏君名實向以彪顯之義爲字字曰子華實則著也後造予問其字之說懼然欲更之余爲之及其

不二之體字曰子一一則實也予因而稽諸經實則
著為艮上離下之賁一則實為物不二故曰一為乾
上震下之無妄夫賁於經為自然之文無妄於經為
自然之體亦何所取捨於其間乃知今之是昨之非
也亦曰經本自然聖人曲暢其說以示用故於序卦
發之備焉賁以致飾而窮無妄然後能大畜而光輝
故賁之極反失其無妄之體無妄之盡適得其自然
之賁由賁而知不得不繼之以剝由無妄而知不得
不首之以復明賁而非剝落以刊除之無妄而非善
反以操存之非君子之學也然剝之與復抑非刊除

之外別有操存之益愈有以攝乎其外則愈有以固
乎其中譬之華葉委而太和保卽此厚生植之基永
循環之化心體化機其極一也孔子大聖人也方其
願假年以學易之時與門人同筮得賁孔子曰不吉
聖道辨吉凶非怵於後世禍福之說蓋以其窮於文
飾而或虧其惠迪也是大聖人且首慮夫此而況於
後之學者乎吾懼夫精神外騫真純日漓方幸其小
利於往益決性命之情必逞當年之意而流於不反
如其有覺惡得不以今日為是昔日為非也王輔嗣
小利有攸往之釋曰不得中正故也乃知中正之賁

蓋必由於無妄之發剝復之學惇本尚實不二於物
孔子之所以與門人之交傲之意固在茲乎魏子揆
物之智抉奇之文自弱冠時炳然有名可謂賁矣一
旦聞吾之說遂欲更其字豈非其中心誠有不安者
耶學視辨志志難發端然則是機也可以從事於致
一之學矣

黃欖字子仁說

吾友魏虛亭子字黃後溪之子欖曰子仁質於白石
生白石生曰善哉字乎夫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仁
也空同子曰所謂仁者卽果蓏之仁也果蓏其仁窒
其生矣天地非人無其仁矣人而非仁與果蓏之無
仁等也果蓏將無以生人何以爲人乎故以果蓏之
仁喻人之仁善喻仁者也以欖而字之仁尤於果蓏
之中善說仁者也故曰善哉字也豈特黃子凡說仁
者念之思過半矣吾聞黃子商也人之於仁隨境發
端使商而仁其賢於士之非仁者不亦遠乎又聞之
仁善之長也克其發端斯爲積善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吾於黃子致望焉虛亭子曰善哉說乎請書
以貽之

陽明先生像贊

宋學分門異同紛擾明良知翁易從易曉一時群英見者傾倒不着絲毫階入大道翁今逝矣儀刑炳如傳習一編斯道之輿載道有具唯人自驅於乎鑒者尚其念諸

自題小像

戊午年作

予身未有以爲先大夫之後涼德未有以稱士君子之名延後莫若愛身敢輕生乎顧名莫若脩德敢惰行乎

元日讀顏淵問仁篇

人生一身百體無非天地之塞父母之遺今居官應酬一日之間心思之發竅而爲視聽言動者不知幾千百端不能痛自奮拔洗心樹立其發竅處惡能悉中天理之則譬之中軍不精八面披靡當其難克岌乎危甚試自猛省苟爲非禮披靡陷溺則面目肢體無不可憎仁人孝子寧忍如是

元日讀孟子先立乎其大篇

今之居官皆知搜奸剔弊庶爲威明之吏至於心之官豈不反思乎群奸積擁課以罷輒夫萬起萬滅之私戕賊吾心容留久矣容留之久當與莫逆有終身不及悔改將自陷於禽獸草木同流者獨不思所以

搜而剔之乎孟子先立乎其大五字尚不真切體認
向來讀書何益之有荏苒強仕歲月易增聞乎不聞
可不深省

夢友人貽予端石并索予銘夢中作銘刻石
時壬子仲冬二十五夜

能揉其銳能含其章非吐非茹其道大光三史作朋
其用善藏讓功三史而獨壽昌我心匪爾同爾貞芳
與爾同久受天之慶

壬子七月二日之春陵夢中見一儒衣先輩

授予數語

衆人役役生機而不生精至人泊然生精而不生機
知此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兼善天下

硯銘

落落之質不可就也不逞其銳而足爲壽也初屯其
膏似未光也能涵厥施而用有章也

復興大益書院議

本道接管學校政務伏遇本院撫臨全蜀貞教西州
每及士行軫念風化本道切看得蜀中學校自文翁
倡學之後代出英賢然校書拾遺之輩祇用詞華鳴
世自有宋中葉濂溪伊川二先生寓跡涪合之間蜀

中始有理學之傳數載之間張栻以居敬窮理爲要
爲廣漢之學李道傳以喚起斷截爲功爲井研之學
風至本朝作人之盛乃有合州鄒智廣安吳伯通青
神余子俊諸公後先焜煌名行卓然當時蜀省因大
益書院之構大會儒生講明理學人材之盛不無少
助而真儒正脉直紹涪合者尚或歎焉正宜締思以
道作人之方養賢爲國之義多方造養斯集俊髦間
者偶激書院未得真材遂至遂士散租學田改用饋
儀學舍鞠爲茂草而講學久廢名義不聞青衿之流
封閉性靈營聚聲利匝月之間淮川北道關生負丘

峩等演習邪法發成都府問則生負高文祐等暗蠹
糧政除已行勘究外本道於一切庶獄猶重哀矜况
屬衣冠犯義未始不汗背竦髮嘗聞之先儒文中子
以言政不言化爲治之衰近年儒臣陽明王先生曰
書院之設所以匡翼學校之不逮也夫學政猶戎政
也學校之教沮沒於辭章功利之間以書院匡翼而
作新之猶兵戎之政敗壞於老營占役之後以團營
精選而練習之也故自有宋白鹿嶽麓等處竟集名
儒未聞輒廢比年 敬一製文學校之外 賜及書
院斯可睹 至意之所存已及海內都會河汾石鼓

自矢堂 入卷十五 七
等院學政未始不脩奈何大益在會城之內獨令中
圯也本道又奉本院面諭庠序不飭俎豆不脩有司
耻之不宜全藉學租之費而書院人材須懲往年濫
收之弊相應咨訪各道道下之郡縣郡縣下之膠庠
川之東西南北每道精選文行俱優生員不過十人
開送到道約得四五十人之數與之朝夕講陳正論
切劘道誼西蜀一省必有瓌異之材仰味鈞語斯正
育材之會本道不揆菲薄思復舊事匡翼學政又查
得學租所入每年三百六十八兩有零先年用費或
少經制生儒或有冒濫以致成都府建議停止文會

改支學租隨申本院依行仍呈本道議改間該府盡
廢養士之規大開人情之竇數年儲峙一旦支銷見
在庫銀止四十餘兩斯亦矯枉太過其正無復存羊
愛禮之意矣烏睹德化之成也哉本道駁行改議適
奉諭及合候呈詳允日本道查照先年事規酌量損
益其選進生員則關行各該道分自庠序以上郡縣
田郡縣以上各道務文行素優每道約送十人共集
四五十名於大益書院住止相與講明經義研窮正
學首嚴義利之途次究分內之業其入院之後行有
瑕類者量情究黜另行推撰補其名缺其支用田租

則每名一月內約用燈油銀伍錢但有給假往來按
日扣截支截簿籍行令成都府收掌其該府所議除
饋送等項學租於舊管貯庫應該追徵及歲收積羨
之數呈道動支歲收租糧仍委該府管糧通判每年
冬月照數帶徵送府貯庫府仍置簿一扇以三十二
年為始本年所入俱為歲收生員燈油支截明白與
歲考賞給俱為歲支歲羨餘次年開入舊管歲收
拖欠次年開作應徵而舊管追徵積羨之數專備脩
理助給等項不時正支之需不許混支擅用每歲終
開報本道轉呈本院准作支銷庶生儒有養用度有
經既不廢道義作人之功亦無復世情取與之濫如
使涪州合州遺風不泯廣漢井研鄉賢彌盛則一時
講習他年達可施之善治窮不失為真儒不無有補
於世西土有光而斯道幸甚矣

青原韻語復東郭先生

靜中思養端動靜分二法誰謂求大中翻自蹈倚着
爰升東郭堂請問主靜說中仁暨正義無欲為靜訣
定之由聖脩戒懼常不輟卽此不輟機川流同活活
由來無睹聞了此自明徹發中有未發未發常未發
試驗獨知時臭聞不可得譬諸觀太虛飛流攬霧月

舍此更求虛虛空那可撥帝功本無言八卦自成列
索靜於坤陰乾坤亦分裂我得聞斯言一祛平生惑
如是復如是從今勿差別

書紫薇樓屏風

綱紀之大不出於表率官屬安輯軍民必智仁並運
如高山大川然後無媿方岳條目之細不出於收
支錢糧參撥吏農必公廉並持如青天白日然後可
質神明

自知堂集卷第十五

自知堂集卷第十六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策問

策問歸德師生

歸德地連諸郡事無統紀河水為災盜賊充斥頃因
按郡使者以聞陞州為府并割睢州廼睢州亦瀕河
窮瘡之地薄劣代匱來守新邦永惟制治之難寢食
不遑顧土俗未諳聰明不逮民所疾苦不知誰甚事
當釐革不知誰先移風易俗圖之於改觀易聽之初
禪惡除害念之於拔本塞源之際不得更化宜民之

策徒軫惻但求治之心爾師博士來宦茲土講聞有
素博士弟子生長是鄉習見必多其各以本州縣事
宜顯明陳述俾我守土之官采而行之方秉虛以待
教幸毋泛舉以相荅也

十月策諸生 一首

問今之議邊章奏其條格殊多至挈其綱維議者曰
用將朝廷亦曰用將而已將之賢否且未暇悉然推
轂分閫伊誰爲將責成有功何以用之未能灼然有
定議暴聞於外也爲計者率因之自疑無所効能以
是言之雖曰勸議邊將來之事想猶今日耳其何能

濟爲巡撫者曰職司撫治整糧草安流民覈軍旅揚
庶官如是而職盡躬擐甲冑統領血戰勅書之所不
載舊制之所未及也在 祖宗時率以公侯伯都督
等官任總兵之職冀其武功奈何責撫治以干戈之
用爲總兵者曰統兵往勦固吾職分然芻糧之數士
馬之用賞討之威調度之宜無一不繫於巡撫邊方
失律獨奈我何文臣以不事戰伐爲辭武臣以不專
謀議爲辭文臣又以總兵不可節制爲辭總兵又以
不受節制爲辭名位相侔事體扞格將定以何者爲
大將而用之與茲欲專用文臣恐持橐籥筆之臣果

自文堂 卷之六
不堪弓馬介胃之用欲專用武臣恐揚威沙漠之後
遂專古昔藩鎮之權欲文武相參又恐互相疑阻如
前所云今秋之議似獨責巡撫而任用之道不改于
初何道處之可歸總一之權責靜邊之業既成一時
却敵之功仍爲萬世無敝之法耶諸生其稽古建官
之制商畧當今之務爲我言之倘能流聞於執政而
行之是亦諸生窮居之經濟也

策衡州諸生

問鄉賢祀典瞽宗鄉社禮有區別則郡與州縣禮宜
稍殊吾衡郡庠鄉賢之祀多列附郭一縣諸賢未及

類祀各屬非所以總萃英靈崇尚卓懿風動千里也
茲欲更一縣鄉賢之祠於縣庠之傍令縣官時祭之
而議以凡屬卓懿祀郡學其說可見之施行歟郡中
先輩一才一行祀在各屬者既仍舊典至功德顯拔
禮應萃祀者其在先代慷慨死節如李芾者非衡陽
之最與而衡陽李寬之建學石鼓衡山趙知微之布
衣危言安仁陳億孫之死節潭州桂陽胡騰之孝廉
執法抑亦可爲先代稱最者與 本朝忠誠翊佐如
茹瑄者非衡山之最與而衡陽同知謝恩抗論中官
耒陽御史謝文祥壁立敢諫衡山真外劉紹先躬耕

樂道抑亦可爲本朝稱最者與祀典定於一方風化
行於千里制欲稍更禮則甚重抑尚有遺論歟諸士
生長湖南景行前括有素矣其詳言之

策常寧諸生

問敬者聖賢傳心之要法而詩書述訓戒之旨未嘗
言義孟子言集義養氣未嘗言敬易傳乃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豈詩書孟子之言有
所未備與易言敬以直內矣程子云以敬直內則不
直矣此何與易言義以方外矣孟子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此何以辨與諸生其究悉學術以告

策衡山諸生

問孟子有功聖門開啓後學在於性善堯舜之說其
學問淵源傳受孔氏微旨即天命之謂性也魯論言
性則曰性相近也先儒曰此兼氣質之性而言何與
故自兼氣質言之則形生神發之後孩提之童其知
能之良者固見於愛親敬長之際抑有或不良者胥
此出焉種種機偽豈誠待物化之久而後有與孟子
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性具於
心早已淆於氣質何以謂之純一無偽與不失云者
何以遂謂之大人與嶽邦乃先儒倡道之地諸生聞

心性之學人矣其明言之

策衡州兩學諸生

問聖人之學孔子爲極孔子自敘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先儒以爲聖學之極功矣然自文王百齡望道未見言之則從心而往亦有聖學之可言歟賢人之學顏子爲準顏子自敘自仰鑽以至末由先儒以爲化不可爲大段着力不得矣然自孔子惜乎吾見其進言之則着力不得之時亦有精進之可言與試明言之

湖廣鄉試策問 五首

致治之道莫大乎養士養士之道莫大乎興行學校乃賢士所關而明倫乃興行之要粵稽唐虞敷五教而宣九歌風化穆乎不可尚已三代建學亦唯明倫各臻治効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寧越駐師卽命守臣開學延儒及大統旣集廼諭中書省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時天下郡縣立學建堂皆號明倫革汚俗而與維新以後漸摩旣久海內人士彬彬美盛而楚士涵泳盖有素矣暨我睿宗獻皇帝化行江

自
知
堂
卷
五
漢比德文王風由郢甸時於學校臨講經術而賜
寶鏹命發帑財以弘修建至今家傳而人誦之我皇
上臨御以來儒學典制敬循聖祖之耿光 賜勒碑
文恭紀 獻皇帝之休績慎學校之教申忠孝之義
盡制察倫比隆三代我楚士其有可得而言者歟漢
唐宋學校科目之制能彷彿萬一否與生崇儒之世
何以能揚其休聞大道之要何以益贊其盛矧蓄積
待用之士必善言德行充不可解之心純孝以移忠
立不變塞之志精忠以奉國者請竟敷言之

二

治經閱史至理攸存宋儒羅從彥有言讀經以尚書
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何與尚書伏生口授二十九
篇孔安國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盛自倪寬至梅賾
在晉世全經始行辨證者尚有遺論可得言與唐史
舊唐書韋述撰進一百三十卷新唐書曾公亮進二
百二十五卷修於歐陽修暨宋祁在宋時新書始定
論議尚多可訾可得言與東萊書說朱子所以稱之
者果何所長祖禹唐鑑朱子所以非之者果何所失
二帝三皇之大經大法可以上裨敷對唐代之大綱
萬目可以旁訂得失畧其文字之疑而要其指歸所

在抑有說與措之事業而志三代之隆攷之事變而
鑒初唐之治諸士蘊量久矣其明著于篇

三

維楚有材自古記之但謂之人材技能不與焉必出
處於世道有關或言行於名教有補夫然後可語於
材楚材之在春秋如三仕見忠去楚浮湘出處固著
於史傳矣至於在漢則有為尚書令而天下無雙者
有為太尉而舉奏貪污者其言行亦豈無可法與三
國之士或為南州冠冕或曾為毋犯禁或辭瘦亮之
薦或知孔明之賢唐士或不拜乎章或復唐社稷或

賜屬吏清白箴或策吐蕃當劫盟宋士或為鐵御史
或為中丞中立不倚或為潭州守節或為朱子罷官
其出處言行抑有可言者與竊聞才節之用也有地
虛已之運也無方匡時而行有枝葉處約而道無緇
磷以虛已運窮通者如房陵之吉甫營道之元公抑
亦可以師範而尤卓越諸賢者與諸士尚友一鄉知
其人則欲考其事以見格言懿行之所存證其事尤
欲思其人以追流風餘韻於不泯固其素也至於終
身願學必有所在其各陳所見以明友善之學

四

樂經散失樂學不肄於學宮業經者病之唯宋儒律呂新書一編士子誦習而議樂之家尚持衆說其聲律器數既有定論者無容復議也姑舉其大者而折衷之樂記一篇見於戴記果可尊以爲經司樂之識見於周禮果可擬以制樂與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孔子似畧乎聲器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似重夫律呂何與呂氏月令或沿古樂史記律書或可備考與律呂本於黃鍾而或假於候氣實粟因聲然後起數或歸於用尺定律先儒格言何可爲準與大陰陽小陰陽之說朱子何據而言陰中陽陽中陰之說真氏何自而辨宮聲不屬四時宮將何所屬與十二律還爲宮何宮聲之多與樂可以通於人物者蓋何道與可以同於古今者又何說與樂之所以切於人而不可缺樂之可以傳於今而無不行其指安在魯兩主難之而先儒以許諸葛孔明可興禮樂有興樂之志者必有說以告我

五

周官之職有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詔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若利之昔有而今無斯爲地慝矣有掌道方志以詔觀有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若害之昔

無而今有斯爲方慝矣以楚之地物與方事言之寧無如周官之可詔求而觀避者乎唯楚八省之衝而江湖之會以田賦則田畝不爲不腴而賦多逋負以水利則湖塘不爲不闢而荒無採備以戶口則人民不爲不衆而丁多虛耗此非昔有而今無者乎以風俗則志稱朴野而尚多悍戾之風以盜賊則官嚴督捕而尚有克斥之患以詞訟則先年事簡而今苦稽聽之繁此非昔無而今有者乎諸士皆楚產熟諳楚事其究所以致之然者何與說者欲以力田孝弟之政變而通之宋儒迺云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廉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必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必使之有相愛之意果何道能變通之與識時務者在俊傑牽詳言之以觀採時之畧

自知堂集卷第十六

自知堂集卷第十七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祭文

張司馬哀辭

維嘉靖甲辰冬十一月六日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
京兵部尚書甬川張公卒越人宦留京者咸往治其
喪既殯屬德清蔡汝楠爲文以奠并書於行旛其詞
曰嗚呼麟之儀儀鳳之師師穆哉惟公懿德在茲弱
齡發蹟文翰攸司質稱珪璧人歸羽議討論中秘流
藻當時公實淵然學優德劭輟侍承華外敷文教楚

士如雲時惟速肖膠庠式化鄉術是效踐敷華要風
望日隆微言旣闡經術彌崇道揚江介譽溢區中晉
長城均髦士所宗惟公開亮廣淑胃子濟濟國華聲
擅南紀遂用徵賢秉銓流敘績贊 朝端望敷僉議
適在中興品流方盛公執冰清鎮軌頽競綜別庶階
剪除捷徑簡要是崇群心綏定惟 皇念功優公玉
署寵褒鴻儒秩兼鄉貳敷言講德縈金疊組嶷嶷温
温除君之輔惟建制秩祀定議學陳淵懿文暢機宜
平津卒問 便殿旁咨諸儒拱揖惟公是資公念慈
齡旦暮懷歸乃握留銓 賜命有暉公方至止屬贊

兵機允文允武公實有之凡公宣力靖恭不替問公
之德公惟樂易及贊大猷庶政有序靈族不搏實為
世瑞某等識公在鄉服公在朝學由政顯才以行超
社稷之臣儒林之標冀登上鉉永帥群僚昊天如何
邈爾不祐公時奉母喜格上壽慶履方舒哀計在後
變兆冬雷悲纏南斗殞惟匿景文閣寢光官寮永慕
武衛同傷以茲哀問聞於朝堂 元后而下能不慷
慨公壽已綿謂公猶嗇公志已伸謂公猶拙斬公旣
深惜公無極生榮死哀以公懋德嗚呼銘公勲庸太
常之旗載公懿烈太史之書何以勒名名山有碑何

以流芳冠裳嗣徽凡我鄉人空爾痛悲有懷纂德無能殫詞惟有大招願公歸只秣陵異鄉不可留些嗚呼哀哉

濂洛大儒祠祭文

具官某敢昭告于濂溪周先生伊川程先生之神惟神當聖遠言湮之後垂說圖傳易之文無欲故靜約理學於一言主一無適證心印於千聖境惟先覺弘啓後人粵稽涪合正大儒過化之區瞻彼益都乃英靈會萃之地茲惟仲春爰伸虔祀謹依舊議以南軒張先生了翁魏先生配享講堂嗚呼二賢在宋也廣濂洛之傳道脉迨今并冀二賢之祐

劉砥川先生奠文 代撫院作

嗚呼補過拾遺夕郎入對則諫直之司重出將入相中丞肆伐則節鎮之譽彰間披史籍代有令望迺今諫省即漢夕郎士氣實由之以振迨於撫鎮即唐中丞廟畧實由之以揚惟蜀劉公岷江發祥始拜諫垣羽儀朝堂諫草藏於史局直聲著於四方士氣以振於士有光邇承錫命伏節貴陽臘爾扇禍侵貴之疆干戈未息三省兵荒宵衣倚佇剪伐用張籍公戡定以殿南邦弗遑定居旌旆泱泱如何戾止倏遘膏育

衰萱倚露斷鴈悲霜此蜀鄉之人所以哀公者然也
至某軫懷世道痛惜云亡明堂覩將星之隕麾切下
總鎮之傷念雄畧之莫展復何如其慷慨嗚呼出師
未捷自古沾裳望靈輻之赴壑經諸葛之祠旁俟墓
栢其如拱鬱相對而蒼蒼

刑部廣西司主事西所顧君奠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南京
刑部右侍郎郭某暨郎中蔡汝楠等謹具牲帛致祭
于南京刑部主事顧君之靈嗚呼惟君為刑部曹郎
屬初及滿歲而遂邁大故君貧無以殯余既率諸僚

屬為君治喪具更欲一申長言以白君之心惟君在

郎官中人人稱君長厚伊昔長厚君子 朝廷登用

之則有醇養默化之功方其未用則無致身結知之

術然三老五更時致悃悞之輩公卿弼疑不乏簡重

之臣雖自鏗晦天必顯之今君登進士二十餘年屯

邇於有司寂寥於師儒官不過為郎秩不過六品君

不求人知人亦竟不知君時非薄長者君自不逢時

第聞君棲遲太學恬然無不自得之色遷刑部郎捧

檄自喜如新進筮仕者之氣何君之善處下位洞識

天命也惜君之白首為郎者猶冀君長康或如漢儒

貢禹八十方爲大夫克國七十初拜上將展其平生
而收之桑榆君又幾及六十而死或謂君始終數奇
茲不必言但自古脩德葆和之士多究於高年度幾
拙於勢隆于壽君廉於取名仍靳其長年聞君之死
令人惕傷其以茲乎以君知命爲郎官晏然又安知
君之視脩短不猶視利鈍也君已超然脩短利鈍之
外而徒軫存者之悲嗚呼謂君官卑亦旣爲郎謂君
名微人稱長者謂君幼子聊亦有嗣謂君早逝言得
中壽大道混兮而無不自足湛湛我醕肴實于俎我
來奠君君飲食之嗚呼尚饗

歸德府禱雪文

維嘉靖乙巳十二月朔日歸德府知府汝楠謹率僚
佐合屬官吏師生人等祈禱雪澤於本府山川城隍
之神告之曰洪惟 聖王仁覆天下痛念元元比恐
大河之南群生不遂特允憲臣之請陞歸德州爲府
專 命守臣輯和此邦又思神人相通幽明均責皇
天上帝亦應改命州境山川城隍爲府境山川城隍
之神守臣不類惟是敬奉上命震心滌慮圖脩新政
已與神誓神獨不念廣布天澤惠閔一方迺者三冬
亢旱麥苗無望改邦之始野有餓莩已軫憂惶明年

載饑百姓當遂填溝壑爲民父母何忍見此惟天悠
遠惟神奉天故敢敬籲本府山川城隍之神亟降雪
澤沃此枯槁若太守德薄政有瑕類罪在太守宜不
在民伏願降釐斯民默察太守之有罪無罪陰禍福
之恐不宜槩殃小民以戚一方郡境黃河繞其右芒
碭處其左山川出雲施澤甚易是惟在神神能施澤
當蠲脩牲幣以答神休惟神鑒之謹告

衡州府城隍廟祈雨告文

惟神暨有司分理幽明均保境內黎民乃者有司失
政上千陰陽亢旱爲沴謹率吏民虔誠禱罪以補往
愆夫明明脩政事者有司之責也惟神念民尚亦理
之於幽山川群神惟神能達轉沴爲豐膚寸之功惟
神鑒且圖之謹告

謁嶽祭文

惟神號崇喬嶽永奠火維秩祭在朝守臣不敢專獻
但奉職茲土惟神是憑舉心斯畏過廟則敬不敢專
獻亦不敢廢謁禮也況汝楠不類深愧闡於民情致
神之怒乃者雨暘時若衡土獨稱有年倉箱阜積民
有溢喜非望之福意者神或懼予抑將祐進於初俾
不怠於終也事固有因感而應亦有先翼而成者汝

楠知懼且冀祐成謹因過廟之敬將以牲幣之儀陳告以私聽卑在神維神鑒之

山川壇告文

惟亢旱之災凡境有山川虔禱必應況吾衡惟山南嶽惟川湘江尤為山川之望者乎是惟與雲施雨偏澤天下何意叢爾一區尚未沾沛下吏憂惶小民愁嘆惟神是禱先祐一方庶答吏民之誠允副山川之望謹告

社稷壇告文

惟神生民所依間嘗蠲脩壇祀荷神祐福連歲豐登茲因亢旱虔祈亦荷微沛但靳沾足嗚呼神既開啓厥初何不翼相有成既小潤發端亦何不遂施霖雨有司禱罪不敢不虔惟神應禱惠我子民謹告

忠節武侯諸祠告文

竊聞宇宙英烈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明則為人幽則為神是神英爽未始不與天地河嶽流通惟下吏不敏感通無因未蒙孚佑茲旱熯為災禱罪已至神依境內盍以神之通於天地河嶽者即降時雨惠綏小民是神莫媿之休而下吏無窮之慶也幸神鑒之謹告

南嶽行祠告文

竊聞南方之山宗衡嶽而神最靈茲逢降神承統之盛尤著 鉅靈意神鑒近青必且洗兵登稼降神之靈還成翊 聖之績不期延旱荐及吾衡衡固帝鄉而毓祥之區也何以槩罹于災說者以南嶽宿躔翼軫茲歲火星經度是曰咎徵不聞成象成形有變化之道為明為幽有感應之機乎守臣不類敬惟感應亦已成功至於名山 鉅靈變化凶穰特一轉移耳雨我衡南遂及四遐歲豐兵銷溥沾 靈貺守臣忠懇不勝虔祈謹告

雨母名山告文

竊聞水旱之災有司不幸逢之脩治之道曰行政事脩攘之道曰告神明總期格天以綏境內比因夏旱謹戒僚屬脩明政事但仰思夙夜所可圖者痛銷貪戾而已至於督儲徵需使者芻午繫室就訊者之桎梏囹圄馳傳分符者之供饋絡繹郡吏難專遂成杆格繇此切禱專倚神明蓋神明之道原與天通靈耀欵忽蒸即成雲潤即為雨噓即為風震即為雷陰陽不測潤燥相乘以人仰神誠謂莫之能禦而沛然速流者今旱災匝月尚未大降霖雨豈神亦艱於變化

而靳此雨澤也且守令以寄寓之官歷年不久徒抱
區區惠閔之心其能幾何至如神號崇雨母自有郡
民神即爲之調和雨暘延育萌庶其子惠斯民歲月
無計何但茲時而民之戴神亦且與天壤無窮神豈
不思念之乎語有之云一子入井其父不食今一方
旱荒天胡不傷惟神體天念民不疾而速膏雨溥沾
登此百穀不勝激切仰望之至謹告

各壇廟謝雨文

嗚呼歲苦驕陽久成夏旱神施甘露忽望秋榮豈誠
感應之靈獲此滂沱之澤闔郡上下祇荷鴻私竊念
生民之依莫先稼穡然力不自伸神則翼相之守上
之職在調陰陽然德不自逮神則斡旋之裁陰陽之
大過引職業之不及固謂神道之常實則吏民之幸
敢忘昭報少答神休遂卑有秋惟神終佑

祭二溪乃翁文

嗚呼徵徃役以沂流兮嘆奇崛之才難歷洞庭而望
美兮仰崇山之嶺岼嘉楨祥之濬發兮迺肇顯於高
賢譬鳴鶴於臯陰兮和清唳於水磐將先舉而冲霄
兮竢同振乎羽翰懿夫子之多藝兮善委化而曠觀
存不顯於遵養兮因偃翅以自安啣一命於中巴兮

比枳棘之棲鸞屹干城之可恃兮膽駿譽於西藩信
屈伸之默感兮膺再命於秦蘭羗好爵之來靡兮快
庭翮之高騫何循良之克肖兮曠吳蜀而相宣蜀掄
材而舒困兮吳罹兵而晏然整脩駕而將騁兮忽西
路之易殫豈後業之可占兮溘遺世而游仙或時命
之適然兮悵悲來之無端痛巴人之送死兮吾生別
之維艱星奔不可復留兮擁征路以攀援彼蒼不可
與慮兮獨涕泣而沈瀾綠契分以寫衷兮傷棘人之
樂樂

祭德清鄉賢文

先君夷軒先生入祠日製

汝楠敬惟鄒魯相師盛德濟濟邃古先民師善猶是
故意廣者或荒於述聽而心虛者惟篤於近取也吾
縣當玉山之陽龜溪之浹其清淑所鍾在先代之賢
已彪炳於載志迨今道風彌暢士行逾崇顧俎豆者
寥寥於庠序豈潛德不近於名抑採善或遺其素汝
楠頃年以門墻稔知舉我先師秉德勤事應表於世
茲緣公舉仍及先君坦夷孝友並崇明祀泝父師以
尚論總吾邑之間氣其履素而守貞實宜式而宜勵
雖幸先哲之有程猶念徽聲之難嗣乃若口談玄邈
心齊傭市羊質虎皮靡草不嗜寧不自醜於明神而

卒流於狂肆汝楸願自妥神以後併承嘉惠其鑒取
斯之心以純佑邑之君子

張玉溪先生奠文

於乎某等竊惟釋褐之期在壬辰之歲時先生以黃
髮詞林玉堂經筵柄斯文之重心簡在之寄某等何
幸得由甄藻中程入對綸制後此備供帝臣接群僚
而式敘然所以啣思先生者非徒謂身曳朱紱行擁
使車自比於桃李之華而誇爲先生之所樹蓋先生
之進而教之也際帝堯之爲君而懷仁義以事之此
先生實錄之大意因以顧省發蹟之命文服膺事君

之名誼始備省署之司今職藩臬之事得倖免乎濂
官而弗註乎清議實兢兢以捧持敢弗率仁而砥義
不但某輩也二十年來凡我同榜自熙浚明亮采之
載以躋九鄉三事之地迨於或出或處名在青史抑
孰非仁義漸摩之所致何先生之遽化而不見夫門
下之士抱仁義之懷以荐顯於唐堯之世第先生化
去而有不化者存明揚嘿瀆而依於名誼緜然薄日
月之光已聯翩而若是用是某等於先生之遽化也
以門墻之私而又宦於先生桑梓之處問緒風而唁
令子烏能不泫然而流涕於先生之有不化者存也

奉先生之如在神洋洋而歆祀嗚呼尚享

自知堂集卷第十八

書簡

奉尊師甘泉湛先生二首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楠自戊戌歲違先母大故心情割裂三歲之中竟無一言以達座下比服闋省家君於延平道中始知夫子上司馬印綬以歸嶺南夫子之道於窮達復何加損第觀時之消息令潛歎久之歸途駐武夷攀夫子行蹤諸所題識亦足以發明夫子之自然矣閩楚諸生不戒而從者凡百十人因構書舍朝夕如親炙夫

子廼知大君子事雖不効用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
楠不覺爽然因與田提學共相居止增所未備楠立
夫子心性圖像碑成而還遂如京師楠自揣病劣不
堪侍從乞閑散之秩得來南曹謁新泉精舍時幾荒
穢賴考功余先生主之得以復振夫子之餘波刑曹
事須晨入酉出不得日與精舍之會翼以神到爾諸
賢相勗及闡緒論楠奉以冰兢不敢失墜但擬議恍
惚又有望洋之嗟今日夫子之教昭然在人慮不
明顯矣未卽上達者正坐無任重道遠之心徒以習
聞求夫子也若卽以夫子之道爲任持繫而後己之

心積養良久何所不至孔門顏曾竭才真積而已未
諗夫子近所以警策諸生者復何如何如令郎小泉
兄近宦都督幕府因得日聞夫子體履西樵羅浮當
不落莫也謹因使者還勒手狀以布候問邊塞內外
俱警時事甚勤上憂呂宗伯魏奉常相繼厭世賢士
萎落想亦夫子所念敬用附聞不能縷息

違別門墻自癸巳至今承候起居自乙巳至今中間
出處憂樂與化多端惟傾依一念久而彌切以師翁
學術精神卷懷嶺表者且十餘年係吾道通塞同志
惻然及抵衡陽謁精舍江門夫子夢游之地師翁得

爛睡痛飲其間可欲真種子之指湖南人士領畧振
起蓋自無極老翁以後學術重明他日運用自茲方
以及天下皆吾師翁餘澤與靈嶽膚寸霖雨四方同
功又當論通塞於用舍之外無任喜幸謝振卿來拜
師翁手賜書札及今勒石諸詩承師翁息養天關體
履倍勝妙寫性情即書法可窺腕力固養盛致然亦
天之所篤默護斯道甚章章也尤無任喜幸汝楠別
來前後七年山中自揆未信遂有依親之志竟以老
父之命再領守職幸得衡州乃師翁過化之區稍集
生徒演緒論快見一方人物形色不易而骨肉潛融

顧循平生河緣際此要之宇宙一氣五峯名勝吾輩
游觀其間噓吸頭顱本自同體惟精靈不昧則生理
無間勿忘勿助之間當自見之孔孟平生心法師翁
重拈一番不着絲毫天然正學得聞此指者無怪其
興起變化之易也所嘆世格日降黽勉從吏上下左
右前後之間多有窒滯扞格之處近讀師翁約言此
學須是拚生棄死無我無人可謂盡矣令人汗惕振
勵師翁復何以教之小泉奄謝歎息無喻斯時計師
翁已撥戚懷願益爲道自慰書院刻詩偶得貞石數
日訖工暨完諸生瞻誦日切捧依此緒旣開山嶽保

持當共湘流不息矣振卿遺墓得詩文各二本先皇
尊覽汝楠當以來正考滿別郡以前圖專遣奉慰并
多奉新刻久誰師門恨不羽翼以從少汾諸君子之
後茲情亦不能具宣老父山中懷注無由啓蓬林下
頗安承念附報

奉聶雙江先生

言秋敝省伏觀台顏純氣之守粹和充溢因知海內
道宗藏舟楫鹽梅之用主光風霽月之盟真無往非
一得之境也竊又謂味剝復之指諷咏歸來之篇學
會深微動無滯迹攬道德之總立得喪之表公真天
人哉不勝仰歎仲秋抵藩心趨函丈靡日不自回還
於中茲又緣守疆之責督過狼兵稍住吉州去夫子
之居近矣第慮囚期逼復將還省此心悵焉未酬殘
歲再至庶得顓承也謹勒小狀先候動止

某生長越西自聞陽明先生之倡學卽聞雙江夫子
之發明第嚮未誦說簡編想企丰望是猶求公於影
嚮而未窺公之真也今入慶參承三接台範辱賜誨
言求之未發之指洗心退藏之傳真千聖相傳不涉
對待迥無依傍之真秘也某從學多年向來雖知義
襲而取之非終墮因事體察之謬而養出端倪默成

德行之學幾乎荒矣今賴公一指授間始知能格由
於能致而物格於知止之後不和由於不中而中涵
於未發之前生天生地之體旋乾轉坤之用胥此在
焉方是真了性命不然孟浪談說逐客感而迷淵源
役主君而徇事物賓主無辨王霸不分白首將何所
歸依也出都誦教如見羨墻而節要諸編尚未熟復
自來論學貴悟惟江門論學貴疑非有大疑安能大
悟須熟復一番思徹底裏當有疑竇專求開示茲僅
窺識大凡歡喜得未曾有而已緣此勒啓先謝教迪
容抵書以後一一請質思淑終身伏惟我公斯遵上

盟後學宗鏡躋之黃閣則爲燮理之鉅臣用之本兵
則爲折衝之元老倚庇與仰望同深祈寵重以慰重
望別具陳情揭帖瀆覽培忠於孝於公不無厚望焉

奉余玉厓先生

自潞河得趨函丈跽伏多年耿耿有違補守得符竊
謂去夫子之居如此其近家居亦喜得致聲比刊湖
南濫竽文場奔走覲事一年之間靡有寧居修門闕
然罪不可請客歲石厓使君稍駐蒸湘徹夜晤談殊
切依依迨旦分袂竟無一隙以裁緘素惟有馳慕之
深而已伏惟靜重完養交章荐徵師尊此出關係世

道海內民物同爲慶幸門墻弟子當復如何掬久離
几席雖固守師說不敢背馳恐拙駑之姿非上達器
每念人之呼吸運動一一與上下流通而存主經歷
之地其所注措有大謬不然者體認至此輒爲汗流
我師尊何以教之湖南寄蹤奄復三歲圖考成乞還
菽園以依老親未諗當路能相體否謹因李慎菴先
生之便勒狀布久別之忱餘唯鈞亮并爲道珍重

奉趙大洲先生五首

僕不自量欲以平生大事與楚諸生共勗之比者得
高賢臨辱侃侃法語皆與世道關繫僕實醉心悚骨

花藥解携以來見先生於羨墻者始無口不然古人
見賢而輒去臯比何足多也到祁陽後消息似聞衍
和僕意西南風氣或違節宣易成脾疾以先生妙解
尊生當不足爲患但此疾自宜善攝以先生力疾馳
驅恭承嘉惠之意誰不諒此恐一過熊嶺故人疎闊
藥物不繼請先生且卽迴轅吾衡就醫待痊尊生之
道當如是也僕與渠丈仍得請質爲幸何如謹先遣
醫生奉待徐當命舟人候穩流東下願左右翻然改
向不必固以去爲期也

兀坐山城聞先生此來消息方掃石鼓之廬期少休

徒御自區區及羣弟子以次承請恭候數日未至報
者因先生方登祝融攬朝日懋觀音崖訪羅念菴高
大鶴游蹤構亭題識以先生壯懷遠學復此勝遊七
十二峯無非印證出其緒餘吟弄清夜連夕品題且
到何物令人恨不羽翼相從翱翔真神往而形留也
專遣小吏代啓何日得臨城中以慰饑渴携遊同志
幸願並臨石鼓以續朱張舊事邀風勒東中心怒如
不能宜寫

南嶽五峯再得先生寵靈之幽巖淨域徃徃識賢括
高蹤自有南岳以來不知有此幾番盛事山僧來自

嶽峯者口誦不已而方廣一衲以先二少三好四有
奚獨遺我之意石鼓諸生爲先生斲石勒詩置於西
溪之上每詣書院如奉先生教範凡此皆足以徵好
德之心而君子之風亦可觀矣偉男子投之十方在
在靈應聞發衡山以後抵嶽麓訪大瀉止於龍洲弟
子雲從先生升座誨之不倦昔楚中有一陳良尚須
崎嶇涉歷比學周孔今自元公以來高賢數驅而衣
被之善人之多世道之慶當如何也益陽仙今攀留
先生道車想未卽發汝楠以勘事至長沙因一赴省
議事歸途不知先生駐蹤何地可期一間道相候否

握手數談耿耿尚如臨別之日料理安身將何底止
言念座右怒焉增懷謹勒短狀奉報任戶部述佳藁
已就何日示惠不盡卷卷講下諸丈如天山已覲見
南橋以公敘及神交甚切懷慕然不能備啓也

衡陽朱生去曾附奉起居憂居默默轉念朱生曾云
我公於大都中巖然山立不論個事此其中庸所以
贊君子之強也無任仰戀海事稍平鄉邑之民得卽
田疇知足慰憂世至情偶出一哭友人得近傳消息
長安奕棋稍稍更局取次論材付之國鈞得無及公
乎何當拭目觀公注措裨於朝綱也友人呂生自言

公甚愛之不肖謂曩年後渠先生禮遇之於聲名藉
甚之日今我大翁哀憐之於衆人欲殺之餘兩賢於
一數奇之士如此正所謂衆人不識者但此君龍性
何以擾而馴之是在公大振省之爾因渠去便復布
此以見比來懷慕之忱甚草草

不肖罪禍荐延甫迎親養遽罹荼毒自此憂患亟來
相仍襄事以前屢瀕於死不祥之姓名不通於海內
知已遂已匝歲朱生遠唁及公垂情閔念有喪連日
及此輒爲隕涕傳示自責自修正已無求之指如在
沉寐得聞洪鍾撞破昏黑敬惟我公特立赤霄旁無

倚比海內講談空自紛呶如公秉道守默復幾人哉
最恨無緣一遂攀晤但憂中伏念昔日衡湘誨語自
大痛之餘一切依傍種種閨閣中物不啻如醉者頓
忘醒時似有受教之地公倘肯終教之乎蜀中駐跡
孟浪行事得罪萬千自責不暇公語朱生翻有取焉
土炭之好自昔有之既辱垂矜敢不愈勵不肖尚未
敢以尺牘通薦紳獨附朱生聊聞於公中有不自已
也

奉唐一菴先生五首

不侍講席且三歲矣屢奉惠札深荷曲成盛心客歲

閱報荐章亟上而不果登用通塞命矣亦復何言雖
然焉稷顏回同道而孟子終以禹稷爲憂顏回爲樂
一身憂樂總屬性分夫子方處其樂又復何言楠溥
德守郡前後四週深懼曠官幸與東郡先生相近時
時得承緒言石鼓生徒切磋不廢賴不失墜唯念慎
獨法門至毛猶有倫尚是殊塗隔壁豈拖泥帶水可
得而云也深用戰惕夫子何以教之楠考滿復爲當
路所留計秋後得省菽園因得叅承一一
枉棹得侍甚慙企想酬物難之書苦伏靜夜卒業而
深思焉昔元公發明易蘊直接孔庭之傳我公其聞

營道之風而崛起者故每以枝詞合觀而知我公之
苦心也四十六九卦之微意公得之深故言之暢
同志者然與否與非不肖所知唯自不肖言之深信
而疊疊不已出由衷語也象山先生有言獅子搏兔
俱用全力而講學者顧於大綱維處猶似無所用力
焉況於搏兔之小者乎夫子之書啓我弘矣序文遵
命直據鄙夷不及點潤正欲存其癘垢獻其本來求
我公改而教之不日面陳茲先奉藁祇俟答正

使臨開緘肅領大篇先君行狀一首覽誦出涕不知
所云竊痛先君蚤自辛苦殫力學術中憤世路自履

坦平歸依於渠泉二公以懋藏修結契於我公以證
所蘊第出發錙銖所施不究卽淺顯在外人不及知
而況所中涵者乎篇中發摠所存模狀不一使叔度
風標不暇竹帛可以永傳真無負先君一生自苦者
矣我公殆先君生死知己在先君猶當以知之者媿
於生我况亦繫通家而心荷盛誼如不肖者乎執禮
不虔未蒙知在對使戰汗不能自勝卽據踵門先此
啓謝西江之行當在望日以後專候致郭翁書并祈
借重多言不足宣感

比來猥投鄙撰覆荷珍荅拈示數言金針已在語象

之表矣極願樞趨再領提誨俾本來當從此請事
無疑緣山居纔得靜効悲病百結肺腸稍有生理子
然之身既未可死且以禪除之內守吾苦靜知我公
必見諒也天真之諭宗盟所在敢不惟命奈此事借
當路則依形而立倡同志則恐非其辰但可自盡焉
耳山僧求題疏前非長者不可因令來謁并致區區
吟伏時極承教厚發若矐別荷愛殊深啣此比征見
伯文於羨墻者蓋數數然也太宰默翁司寇澹翁相
問甚勤大都謂世事難圖而瓌材又難遽出留中材
數百輩充位備員何益哉然以年姪論觀惟中材庶
得取容斯世事所以益難爾東南之禍不意深於八
閩而薊鎮之弱幾不可爲姪常譬世事之難如破碎
琉璃中材則包裹之稍一動之破碎彌速欲更製而
重新之斷非瓌材不能也出門深悔不遂守先人墟
墓謬進東臬世負漸加倘不卽罷將何以堪幸伯甫
有以教之出都捧檄嚴程不可復南殊違親炙之願
謹因家童還聊布請問之私秣候答誨

致唐荆川

赴守歸德時曾一欵候不侍道範今數年矣臥衡陽
得聞先生行蹤汎浙河過玉山抵洪都嶽原瀉仰在

先生指顧間矣無緣承請遡風惘然滿吏入覲道遵
毘陵謹此奉期請教夫爲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
借樂無盡第之有窮者且自喻自媿之深矣兄之無
盡藏者可使畧見之乎次闔闔先此相報

答管南屏

黃梅乃諸祖證心處也幸逢吾道丈竟夕終朝且茫
然而歸豈不媿彼法門也哉別後入賀事竣即引例
求還當事者誤謂膂力可以經營事遂報寢第二疏
入銀臺切責不肯上自分烏哺情深不妨作一逋吏
老親又謂干戈擾攘中豈宜作逋逃計耶且一入境

上第三疏未晚第此念終當不負同心之盟顧其難
如此可歎也東南海事今若此矣藉令吾丈尚分署
司馬寧無一流涕太息之談乎世事且付之不言言
之增懷故耳都下言旋菽園暫息深悟向來滾過淨
生日用作止全無深根寧極之効真如吾丈所謂玩
弄口耳種種深錮真有欲放下而潛留竊發者方思
痛領一番警誨干戈阻絕會面甚難過湖不見彼此
當同耿耿念及寇盜第嘗語友人書云外物累身屢
空近道此非敢漫語夫累身者外盜乘之况累心者
乎兄丈又何以教之會聶雙江翁深注吾丈并龍溪

兄願各各勿以身詢師門敢附以聞并謝手翰之惠

與羅念菴先生 二首

汝楠每惟筮仕之年得承徽容於慶壽禪林方心醉
盛懿而公以戚西歸自是不惟晤寫久疎亦無一字
以通於大賢記室真誠驅馳仕路一鄙人俗吏自罪
不暇何可請也比年曾守南嶽陟上封懋觀音崖求
朱張精舍而戾止焉山僧指點刻畫恨不追隨勝遊
既得與大洲趙君遊觀共謂其樂只且然猶歎焉少
此一段良緣也頻過岫嶠君家觀公所貽書札有不
忘南山之思引領庶幾良覿四年守嶽不果所願因

歎哲人之難覯如此歲首上書自分作菽食澗飲之
人供親舊園爲簡書兵甲兩事相逼又黽勉從事於
賢人會萃之邦豈真有幸將使得探至人之蘊哉間
侍雙翁語以近得之秘生領畧大都如未曾有然本
體工夫亦終稍有可言亟欲摳趨席前質此一事聞
公有悼亡之痛未敢輒以請也狼兵過境爲地方害
以守疆之寄西巡塞責舟過白沙謹此先候
鷺洲之上棲跡已匝月矣吾道宗盟如公相去步武
間不獲參覲勞結如何可言雖然獲聞教於公令發
人不容休歇之思則覩公之真固不啻在羨墻間矣

復井居一書畧誦味之知非天命之性法門不得不
勞宗工杖屨振驚使轉語有措展身有地纔可語向
上路頭僕亦緣此省媿實深大抵想像之非日用之
謬都由學人猜測成性彌逢度日輒過一生若真於
本體上自着工夫鎔鑠染習十二時中工夫接續則
天命之性本來戒懼之不已所謂本體上原有工夫
戒懼之不已而天命之性流行於飲食起居作止語
默之間無非性真所在所謂工夫中察見本體烏得
認氣象以求中擬方圓於規矩又如井居所謂平和
與忙亂種種叅雜間斷耶但僕少聞父師長親碩彥
見雖如是而自昧不可勝述工夫多屬未真念自誤
身雕繪十年之前而守郡分道凡血氣所辨一切虛
美薰心者都爲瞞頂停泊之地以此向如說丹未就
胎形荏苒四十年華可惜此極真切我公何以垂誨
駑蹇待策非但示之鞭影而已不日歸舟北嚮道經
桐江公能一出江湖俾欵曲平生乎然禮無往教亦
不敢必也

與王龍溪年丈

二首

夏初有一會稽孫道者過訪稱說先天因問不肖會
得龍溪大意否不肖漫應之曰大意良知卽是先天

此人別去索一書欲終先天之說不肖度此人於彼其法門亦非有得者聊致書通近日消息爾然亦不知到否屢聞我丈動定多在水西間至天真杖相從非無此意弟憂居自惟古人所以三年不言怨艾於墓所者固各有事何必舍我丘壠以求同志哉頻年驅馳氣習幾於成性墟墓寥寂忽念發散是不得已之情令人增汗稍解收拾伎倆嗒然處深山窮壑之地墮乎混田夫野老之間扣我以言如不識一字之初投我以事如不更一事之歲隨抽臆見應之卽休只如是一恁過去似乏往年之意味而亦減往年之勞擾至謂於個中有得則閉目搖手自揆全未也我丈獨何以教之歲月易邁大祥不遠冬春之間行蹤當何所嚮願示知之庶圖面請

不德之罰先君甫就養避寇卽邁大故至於稚兒夭亡先君遺籍盡火又罰之餘也哀病相仍復何意世事哉但未了性分之身雖荼裂之甚不敢遽死暮春引領有道聞徑入毘陵友人有傳尊意者侯不肖稍殺悲哀乃堪對談知公雖不過我屬念深矣毘陵而後遂不知公消息曾記在吉中東郭公語及纂述陽明先生年譜有次秭待公來訂之託便中寄聲至今

未得相聞郭翁引進如不及永豐之學論之頗詳第
說而不釋未能有以繼請耳兵過搶攘日夕以化者
入土爲懷暮春曾免殷白野達之郭翁敢以道誼之
契請銘先君之墓白野未有以復我煩公專裁一簡
走使幣以請不肖以一日備官江省不能躬詣於理
可否并願公教之

與洪芳洲提學

三首

弟之別兄今幾年耶想在巴西肅覲於江東一晤遂
不復繼見而衡陽高臥之後亦無一字以達於兄矣
顧懷兄之念不似見面之疎與作書之怠也弟今歲

遷官蜀臬殊無意西嚮惟戀養菽園爲老親督來臬
司諸道乏官遂承乏專理清戎而攝視學事弟竊自
歎歲首在都亦有以此見屬者弟謂將就養矣何督
學之爲不過緣一離郡爲更端可長往耳詎意仍攝
此事何以代大匠斲也祇有傷手之懼入冬報兄來
言蜀學弟喜甚真不欲寐兄漸亟問學堅苦操勵海
內何等人物第不爲江浙督學乃來督蜀中蓋蜀人
之幸也弟懸心桑梓無緒專領因歎此事若諦思之
今天下柄權樂處而能勉稱者非有司卽學校爾有
司以所以處家者處國學校以所以淑已者淑人固

亦至約易操且弗得禦之者也至於蜀中又有可喜
海于世情薰蒸克塞蜀獨偏安世染稍隔故文翁得
施教導之功風行蜀郡空虛者流至以道脉不墜西
沙紀述太上因道不獲行於東周遂注意函谷之關
青羊之肆單傳大乘至今而有何獨人士不可以爲
鄒魯乎得煽大鑪以錘鍊之必有法器成就其間此
亦君子平生所願欲也況海內多事須才久矣昔人
謂小雅廢興係四夷嚮背比王心齋有云六陽起於
地下須講學以爲實地蜀士有進脩之地而學實待
講以明何如何如弟待兄未至而撫臺垂意此事往
往今必爲之自不獲已首欲開解蜀士開竅以古本
大學令羣而誦之使從此開竅一通血脉漸理省城
故有大益書院浚川王公所開也當時亦頗得奇士
近議停之弟亦呈復以爲儲才之地雖然古本亦糟
粕也書院亦文具也弟嘗念學官之於教也猶醫師
之於病也越人墮垣而見五臟以之療疾鮮有不愈
而越人經諸書其下手之功非求見人之五臟也
乃見已之五臟故以醫已者醫人不待入垣而見投
藥而卽愈耳今欲於校課之外療聲利之膏肓備經
濟之材用弟之自脩何如也而能以教人哉顧其地

易教如此其柄易操如此世又須才如此而吾兄自治之久仍非一時同輩可及弟之喜脫代匠而期兄之煽大鑪於西蜀也自不容已於鳴言因迎兄吏人之便不爲尋常尺牘而以臆見獻兄弟且捧箋北上或遂拂衣亦未可知不得侍兄教故以書代面不覺繁復惟亮之

蜀士傳道得文章之師唯知爲蜀士誦躍而已詎知得師真不易哉北人下嘖嘖誦銓司楊公抗議而用君子夜光明月無先容而見重者近來有兄然寥寥乎如兄妙矣爲師之始如此其重且難也於行教

乎何有豈非蜀士至幸哉想兄按蜀以後風動靈靈必有非常之觀惜也弟已請告不得觀兄道化之成爾弟自惟拙劣辱兄雅好今謝跡菽園於庭幃愜矣深山寡儔荏苒迨老至道恍惚白髮無情奈之何哉兄不憖然弟願有請曾託同司諸兄乞兄一言矣其何以教之東南多事荆川諸兄皂帽綠篔篥恐無分但時事有難言者且付之不言耳如兄學秩與衆職迥不相同殊得自盡兄但安意陶鑄西州一番人物可也吏還謹此申謝并布衷腸

數年離羣獨守衡湘之間憑籍意見拈弄簿書以自

炫暴於一方殊不自覺比奉侍兩番聽幾微之教懇
惻相引此心戚戚痛癢百端令人驚骨譬之脉病形
肥向來自負精神一遇蒼公察脉反觀五臟無不受
病乃始驚悔頓首求醫我丈爲斯道藥王昨雖微示
刁圭幸時時警藥使向來病脉不見乃荷盛德耳渡
江之盟至今尚寒良自悵恨解組事親定在歲之前
後所謂半生之緣定不虛也使人所促數事一一辦
上唯草堂歌一首綴構未成非被我丈挨逼出來則
當聽其偶成爾寬限半月尋便寄上象山本頗佳見
南玄序爲之泫然知我丈同此情也絕句四幅別晤
詩一卷可供發笑稽山同志能許我刊落舊習否草
堂聯繆溪上徘徊僧舍臥談松堂燕對此情依依非
言所可宣叙惟兄亮之

致鄒東郭先生

汝楠頃年緣守南嶽密爾安成幸得數奉教惠喻義
之指與慎獨同揆真見天命之性自然戒懼不已至
今服膺弗敢失墜龍溪丈自匡廬歸又荷垂情示札
道誼雅念登嘉佩德何能喻言汝楠疏養未俞守疆
西部竊自快慰遂得趨謁鉅儒執經請益先於省下
會晤賢郎曾播此懷不啻奉侍左右二難聯翩登第

行締太史公未就之文藏之金匱石室蓋有人矣同志慶幸不勝公家庭天樂更何如耶督過狼兵行歷吉郡式瞻不遠滿擬參承奈以慮囚期逼且復還省歲殘再詣庶得顓扣門墻也

致錢緒山先生

自石屋山房侍教別忽數年不肖罹大痛自江藩歸亦日屈禫除矣抱痛忍死山中塊然交游出處一切事情茫茫俱如隔世有於苦次語及海事者亦如武陵人坐迷何代令親偶至道及動定爲唐貞山致新刻文錄開緘讀首題數語曠然如揭雲霧而睹朗日豈憂中晦冥沉痼之餘五內得混沌一番重見天開地闢令人踴躍至是耶天真助鬯期在茲辰但與祥日尚隔兩旬戀戀荒壠須以來月爲期得摳衣承請爾龍溪兄在水西否倘得同來月之會是至願也

致蔣道林先生

二首

新歲靜數先生誕壽蓋七袞矣無緣詣桃崗一爲先生壽馳慕與湘流無盡守衡忽踰三歲檢默行事無一不有媿於古人但緣歲滿可以歸侍老親自以爲幸當路且以歲侵見留民牧親養悵焉兩違此衷靡可爲喻得示規約古本諸書日置几上每閱過令惕

然深省仁人心聲入人如是先生年彌盛德彌崇而精神彌不可及汝楠嘗私證於衡士曰文王百齡望道而未之見而陽明先生有云從心而上亦有聖學可言今敢專質之先生先生其何以教焉謹因孫常德之便附候

自入覲還衡復八九月麻陽餉事相寄晨夕督進及他務填委日不暇給遂於門下問候闊疎徒切嚮往春前稍閒時憇石鼓繕修齋閣次習教事終媿荒率無所發明延頸大賢一過嶽郡使濂溪先生傳統之地江門夫子神遊之墟我師泉翁講握所臨藉微言

以領宗趣自濂入洛海內興起之意復見於今於我丈不無少望鄙意今之學術本無不明特氣習深錮人不努力矜高侈肆之病盤據於中執着奏砌之學彌縫於外吾師天理自然之指千聖精一慎獨之功見之絕少汝楠不敏久離師門誠恐墮落坑塹吾丈何以教之謹勒小啓專枉道旌卽且掃除書院以候倘肯早臨教席欣幸何如

答邵康山先生

使來奉榮示知行旌暮月而往來於徐邳鳳泗之間舟車勞頓可想幸山陵不虧川谷不塞神靈晏然道

路交歡則門下雖勤苦諒足自慰也過承垂情貽我藥石之言感入心骨非筆札所能陳寫向嘗誤身技藝刻意彫縷比入南來日與玉厓諸長者游乃知尋常自有樂地剝落繁華求正性命方勉力圖之荆川司諫適有書至意指激切惟恐楠留連垂魚草木之內門下復爾卷卷賢者固善援人之陷溺楠雖不敏請卽從教矣留署燕閑大非塵埃中景態北音寥絕蕭然湖水之濱常以求南得南爲快賤體似勝獨嗣續未兆無以慰家君旦夕之思有此不遂耳輒因使還聊布腹心之懷

與陳給事中虛峯

自乙巳歲奉教後於今六年汝楠再守來衡去君子之居若是其近初心自喜得數奉牋記及就吏局日酬酢氓務緘題寄託悵焉多違非敢疎於君子也此承手書乃知長者顧不我絕知厚知感惟公都下風度天然法器今啣卹歸湘復經年月停蓄淵源浸潤光曜其自得之美當有不許外人知之亦真非人所能知者雖然海內同心不妨微露消息如楠素無知識承乏爲邦因檢日用明生蔽滅蔽生明滅循環於中實自知之方將盡呈病態於國手之門不知公何

以教之也趙大洲兄近謫粵尉此兄堅疑峻拔迥駕
流輩粵中何緣來此名士楠曾與微山侍御言之欲
令主書院於全以當楚粵之界微山領之此事贊襄
在公地主寓賢共任斯道人生性分至樂地方同類
至幸也何如何如袁平齋便附承起居不盡宣寫

答沈古陵 二首

萬元獻來承服令聞江黃間憲節所向元亮銷殞清
風所煽殘夫屏斥意者自有此行臺以來未有若此
言有道之士縱不能手握莞樞斟酌宇宙元氣布濩
海內投之所在必有所裨令人歎仰更拜手諭知公

邇來獨得之妙近裏著已非所謂混沌一番安得體
認之言及此耶旺湖在同年中素所竦敬而師承之
者此兄學既入細而天然本來自是法器吾輩攙和
染膩由來既多躡駁而尋向殊不歸一又何怪耶但
能收斂凝聚入不已之門中間染膩日漸澄汰蓋世
味天機消長之理本如是也顏子合下純粹而曾子
之學仁爲已任死而後已然後乃見本體真江漢秋
陽皜皜莫加謹獨法門至於德猶如毛毛亦賦也須
并無之方是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學我公匡坐江
漢之上與之印證而曾子歎服吾友之意不覺深言

之不敏雜索得此鞭影亦且汗出媿無所容可以觀
公成己之德而所以及人者亦弘矣萬化二子遠入
吉州時與共觀青原白鷺山川明著羲皇本色宛然
在目而吾人自染自膩遂指斯界謂之叔季不已誣
乎竊竊實體重爲宣之并以贈公用答來辱致請教
意

我公淬磨志行得之宛溪梅丈近因龍溪王丈見過
益仰深粹之學以未卽快覩爲恨西征道出黃池幸
得覲見亟承誨愛且冲然虛受法器自別深詣未涯
乃悟得之二丈者尚未識公之真也別去不勝仰戀
南野先生於都下曾及九卦履謙爲首云謙虛者必
實踐實踐者必謙虛合履與謙然後可以言復斯指
也公不言而喻而汝楠從此固以公爲師矣前途聞
歸寇果息九龍灣游魂之輩聞公先聲亦當消遁想
得樽俎折衝之効矣仗使出楚至夷歸間真天險不
可升之處征夫艱難非本省使君餘庇何能遽出峻
險敬謝體念之辱

致孫蒙泉 三首

頃年公手提文印以臨湖湘楠得承下風多領至教
入覲修途又辱提携輝音穆穆琅琅至今夢寐如見

之也榮陟東藩左轄適當徵士之先陽明先生所謂七十子繼孔子之後者計今又已聞先生之學而興起矣昇朗日而東照泰嶽之墟非取之虞淵浴之暘池之學何以云此某本昧劣無聞仍遠師友奉親命而適西川又以乞歸養而詣闕下連年莽鶩諸無足道者惟訊捧章藩使知公道力愈盛寥寥海宇間聞之能不解顏公從此當簡注晉台鉉知無多日三事班行不令藉口此學無人海內快覩有公矣某自今請乞倘得俞音南山半菽白首斑衣亦足自適惟所以究竟平生者尚祈公一振勵之東道企瞻謹此奉候起居心之精神聊託函素萬不能展一也

來一無借天真衲子至拜誦蜚翰心靈皎日坐照不私此外誠無聖功是真實不誑語也但爲黯黯浮雲善蔽白日六時心靈不能常覺皎然爾何當借劔一决浮氣以證我公所云不亦快乎曩在江右聽論於永豐安成之間安成無多言唯辯義利永豐則謂我浙學承陽明夫子之緒如曹溪以後談禪非來本意矣聞言惕懼于今兩年何因細訂釋我戰悚春月助覺想得負笈相從以償此願也尊翰及書院舊窩敬當圖之比聞修葺假力當路私心正謂此事蓋有不

依勢而立者矣春月擬結廬舍傍更當與一菴先生
商之乃聞於公若廬之之意不但欲如公所云焚妙
香於禪室挹江湖之清香而已平生狂態對景不覺
舉發惟公矜而教之

自衡湘違教昨得奉公丰神於南浦雖不獲竟日請
質然大人君子所以潛消非癖而默助志氣者原不
在文字言說之間而汝楠所以趨侍教席亦以有憲
無乞爲事長之道也畧及云云此人乃如古語所言
向在鬼窟中作活計者陽明先生詩云冒險甘投蛇
虺窟哀哉然亦豈特此翁哉吾輩讀先生冒險之句

則自信平生不爲至於坦然長安之道逡巡留戀曠
而未行行而未至則仰望刀圭於醫和之手者甚切
蒙翁何以教之傳習錄雖稍觸此公然旣以付之書
院楚之人士方以爲得未曾有者實不少也汝楠倡
刻此書於衡湘至自吾身以風乎楚郡者於坦然大
道尚逡巡若此留戀若此賣牛生之櫝而還先生之
殊豈不深自省惟而陽明翁亦得無發笑於九京乎
蒙翁復何以教之

與朱鎮山年丈 八首

自兄拜文宗之命未曾奉兄一書符竹吏營營簿書

之態雖至厚者亦成闊疎堪歎堪笑以兄二十年郎署柄文一方豈足爲兄多者惟閩省宋儒遺風在焉關洛之傳會於斯地今適敷歷其中得無慨紫陽而後斯道寥寥矣乎第間嘗覽閩之文人近歲甚盛搦管搗詞稱頽質奇思接跡企踵盍將此輩使之回心嚮朱子之學是在吾兄洪鑪中一鍛鍊鎔鑄耳今三綱九法內修外攘事事空疎文宗所造用人才非但搦管搗詞爾也何如何如弟守衡已過考滿爲清戎諸事牽羈未行回憶握手以循良爲期令人發汗媿不可禁倘得東歸遂當製斑衣以娛老親白沙先生云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海內大事世道重寄吾兄努力勉之因李汀州行附承動靜

自抱大痛別豫章兄惠唁再三骨肉至交海內幾人每誦味手書感念輒爲隕涕陳情三疏遂成虛具不天之禍降自他鄉已非人世所堪餘殃因及稚子更深泉下悲咽以此頻年哀毀僅如柴立末緣答疏諒公能嘿料之也公三十年盛望以外藩起自居廬知爲廟堂傾注除音陪貳中丞自今速接夔龍之武從可想已如弟猥以菲薄數寄方維加之天性嬰情謬迷無狀譬之病昏瞽者方其欲臥已媿惺惺及沉酣

未覺餘睡方濃亦非酬物成務之候也緣此終禮數
月尚依壠樹未卜行藏俟嗣事分明昏病稍醒方當
有以裁報知已同年諸公悉登津要公亦儲峙台垣
奔逸絕塵分量自別疲薈在後甘心久矣云何云何
詢及得地弟年來以乏嗣之故頗綜諸秘然彷彿剪
裁可容人力至於靈氣立應有不可以方術窺也公
向所中棄知不甚妙繼此而得者亦願使聞爲公訂
綿綿嗣續之慶駱姪人便謹具劄子奉謝多貺并布
縷縷

弟比以公事之隙拏舟而東扣青原之社獲侍東郭

華山二公引領同心庶幾聯袂隔水之集與城市無
嫌得惠來函意鬱空想且聞冬月走芒鞋於崎嶇叢
棘之中情事如對所諭不數年中丞端轄弟媿非其
人也即晨上疏人還徒得譙讓有懷莫遂云如之何
別楮端公之云弟在都下頗稔知其狀不然弟亦移
閩矣端公謂我輩總無情其然豈其然哉然要之有
命弟荷此翁頓解以兄事揆之當亦同然海事報平
頗已晏然而比有九月再戰俱北十月四舟驟至之
警又不知作何狀此事數百年所釀毋輕云可戡須
如高宗伐鬼方之君臣乃得之然易不云乎憊也奈

何所諭尋山之苦弟聞之有談虎之變計天相兄孝
思必有遂得佳阡之奇兄且徐觀而善圖之冬底當
再抵吉何由致兄青原密爾一覲使還謹此布復
客歲雖已離蜀上疏乞還至聞兄遷蜀則甚喜乘西
使之便得以別來積衷達於兄前因撰三書入蜀延
頸來答久之始知兄以地折之故抱戚居廬緘書難
達弔問無因方深悵鞅繼有西江之命尚理前疏猶
恐與兄遂當違隔不意陳情不允兵甲驅人種菽之
圖改爲避地之計因奉高堂備官貴省之任之日卽
奉來諭信乎相契之深相念之同幸天不靳吾良覲
也來教但以文章政事相詳第年來自省故昔久謝
名蹟方圖爲世間一平等無差別人敢復冒此虛名
耶兄督文八閩日月之明冰玉之懿風動鄰疆督學
至此品流極矣明道所謂太山之上者正欲請質於
兄不日以守部抵鷺當熏沐而叅承也弱冠同心光
晷如昨無情白髮不我見饒何當挈我一登道岸耶
湖西百務多所未諳諒兄一體之愛不恡一一誨迪
專人先承起居

抵安德適聞東鎮烽火而魯之北門已樹崇防知屢
兄經濟及得來札翰蹤教指不啻見兄言笑世波頽

甚覘兄微意欲存什一其間尚持曩時人物意念敢
不共勗弟曾聞之荆川仕路至大方伯人品低昂官
階進退一大關津也弟猶遠甚而兄之舟車已及關
矣何以渡此願扣兄更請益焉東藩投跡獲侍高賢
霽寰兄書亦及之但合并有數亦非可以有心得者
聽之而已軫念嗣事殊認一體之厚要亦數不可強
每訊日者謂必待來年頗遷左其說山中默有所待
竟勉身得女未諗來年果能如日者言否東土隱憂
邦本爲大古來克慝率起耨鋤窟穴可依非他方比
今觀千里迥野絕少飽腹嬉愉之色能無從慝者乎
大厦非一手足之支來諭極是可由我者是究是圖
斯我輩事爾恃素愛不覺喋喋

兄榮陪九列已三見報書矣頗訝尚在東藩弟策罷
駑得嗣兄備臬其間且藉師資豈天假之緣暫淹飛
龍惠益故人也向來謝跡一丘日逐林鳥野麋伴遊
先大夫墟墓間世事踈甚非作誑語幸依兄大賢日
振矇昧方今有道如綫所望如古之三益非向兄誰
語哉第世事方艱兄數陪皆莊生所謂每至於族處
非兄有意於刃遊醜髀紛錯目將不能舍兄他用知
兄必有以待之惟弟偶得合并又預懸惜別之私爾

吏承迂至流河接兄手書如挹和晬且勤眷之厚形
之言外何以克當惟有銘佩多所欲言何當面布茲
先宣謝伏惟丙鑒

客歲兩得致書一策勉馳驅一慰我情結束髮論交
白首肝膈海內友誼孰加於公哉除服匝歲忽復夢
蕉未究初心出山負媿中途閱報我公觀察無何卽
拜右轄屹然備泰嶽藩維吾道大行之兆甚爲慰快
濟上會河渠使君知公比以公謁入濟惜哉不獲覩
逢河渠公娓娓燕談多及世事獨殷憂東魯弟以藩
垣有富鄭公在青齊無慮矣比况何如抵東郡勒啓

申候并翼惠我珍誨鞭辟厖

同心聚散可勝歎哉座主半翁以書報我爲我喜因
鎮山聯事矣鉅知先此羈宦閩蜀相望及茲聯事弟
已請告可勝歎哉閩中捧章使至道及彼地相傳弟
且代兄兄爲色喜已而不果弟以爲民之訛言乃爾
今乃得之密友兄以執法有言弟以似兄罷調何兄
之不負相期而弟亦何幸不負兄同心也外物化遷
何論哉計兄茲時已抵蜀中蜀天下粵區奇峭罕儷
不可不遊今時唯蜀地無患亦非難處過此以往則
弟不知矣中原滄海衡決荒涼縱卑事權坐見窘束

自矢堂 卷之八
天成吾輩意者不在功勳乎第從此種菽汲泉亦回
翔未有止處但得脫此網絡了我個事東山復東將
往投之所怪素髮無情道岸甚遠兄何以教我乎芳
洲聯事爲陽同堂知兄日有會意處亦須令我相聞
無我遐棄也心之精微言不能悉惟有馳情

致董潯陽公 十首

弟束髮求友於吾苕之里而得兄與鹿門旣而宦蹤
歷兩都齊楚梁蜀之墟求友非不多而竟亦唯兄與
鹿門爲能知我此來每一見兄令感入心肺所以然
者凡我所欲道兄如照見而取次道之非知我之深

然乎哉詞頭典雅雲幣爛然與其他寵私皆兄愛我
之緒餘也請告一事承兄念及牀前數談心髓在此
以後同年少溪謝丈近川查丈俱來欵我謂楠屯邇
二十餘年顧以將通之會自投林下豈尊君之心與
當路之心哉某對曰父雖欲子之榮子不可以違親
之久當路雖有憐才之意在我無可依違之理若一
心以加秩將至徒使孝心不純又違數月之養必欲
其見聽矣近川文再會之時千萬爲我言之勿令再
入八千鳥道某父子骨肉之感不知當何如也
堯山使滇便歸敬拜翰貺之辱痛惟先君平生命友

之意得結契門下及公掌綸綍大製褒揚先君雅敘
非所敢當九京有知尚深鏤感緘儀隆興謹薦几筵
達於幽冥又當何如爲感也令人佩歎之餘惟有隕
涕來教曲諭先王制禮之意敢不怵心自遣奈不肖
連年陳情不獲賜告浹勞老親強出赴至藩歲之間
強半驅馳歡言無幾大痛隨之檢點平日分毫莫伸
而終天之憾永不可及矣荼裂何言不德之罰延及
稚子焚廬毀藉遂成畸孤窮落之人古於先人之廬
燬則哭之西河賢者不免過傷亦有以也但來諭死
生亦大鎗頭劒口雖不過此然使當時傷割即爾隕
墜亦且與先大夫遊于不可知之鄉矣今日月漸遠
幸得不死則以其復生之年圖報老親者寧不知勉
如兄丈所勸耶恩愛牽人抖擻意識慟時但慟慟罷
如常畧於制中體認及此至於墳藉煨燼生事蕭然
翻於此中稍得無味之味若謂天試極難之事觀所
深得則非不肖所敢言也示及寇亂謂淮揚間有事
可憂士習日隳人心玩愒誠然誠然卽浙事恐亦未
能盡銷禍本夷虜之情隔於將帥將帥之情隔於巖
廟恐其間細微亦無人悉於兄丈之前者靜觀時事
付之難言兄丈自寓之云譬之風波亦舟中之人可

謂懇切之語非以天下事惘惓吾身者烏得有此不肖亦祗學老生常談根本不在邊境今日儲拜宰輔有如兄丈正如同舟風波得把舵手天下事度幾可轉移耳不識忌諱此言何如恭想詞林入典秘撰玉堂儲相東問典故西問文學此其時也繫海內瞻仰豈但故人夢思翹首五雲不任延企之懷前示所云怪不肖每以倩書入獻者繇兄丈從來隻字可使羲之北面弟少不學書長益潦草卽此以例其餘墮落可推惟兄恕之亮之殊不盡言

以兄雅望厚養歸臥潯溪且復兩歲餘矣上天增益賢聖凝受大任往往類此獻歲計亦履吉復寄世道士林增慶何況如弟素荷陶甄者乎守衡歲歲園東歸侍養因與兄且結盟茗上願不克遂而牋記亦疎廼心傾嚮真不可喻手教真實之諭捧持不敢失墜東郭先生近諭亦曰慎獨慎字原來只是真心此味此義於臨民行事體驗出來目視手指常炯炯地何日叅承請益使平生永肩此事也淺才無補一隅以考滿請而當路謬留如陳情初志何然不出秋月亦當還若弟未諗此時兄已北上否小童自任回專啓
馳候

暮春奉疏計登覽矣時因老親戒行再赴蜀道別離
嬰念不知書作何語修途靜憶寤寐見兄間忽奉抵
報兄取自橋門還歸中秘春宮元輔玉署舊臣知簡
注非一日矣吾道甚幸弟亦得報叅守方維大江之
右去浙不遠進退有地皆兄丈同心推轂之所致也
甚爲感激第今日之移旣諧竊祿之私仍遂依親之
念天上公卿所以處一孤臣者可謂厚矣唯初心求
退意外得遷雖曰循資終慙非望況銓衡以留人不
吝改秩區區以報本不變初心又兩善之道而他年
圖報之地也上章時會望兄以骨肉至愛更爲我圖
之茅子吾湖昆弟之友芳年解組惜之最深者應唯
兄及弟然何以善之池陽接王司成稚川道兄且奉
使命果如其言吾三人聚首茗中有期也欣完何如
謹勒狀奉承起居并謝借引之厚

客歲自都下還省老親恭捧綸音拜慶亟藏草閣增
九鼎之榮老親知詞草自兄出也一字華來感激萬
倍卽欲馳牋申謝因罹寇傾跌父子抱病迄今惟切
惶歉小僕自都下還又極荷於當路汲引且欲移之
夏養寬假官程手書慤慤真一體而分者刻記肺肝
非言可謝恭聞玉堂儒碩陟貳成均爲海內髦士所

宗見諭以興起爲念昔孔門汲汲明道止得鄒魯一方之士淑之今四海會同太學兄淵源之蘊時出端倪以興起羣彥正所謂君子之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也近來風動處更復何如願不惜相聞海寇充斥東南吾湖兩月之間再罹荼毒殺戮燒焚所不忍言者過潯上不敢犯兄織芥兄之厚德保佑於此可徵然一日未除一日不宜忘戒心者數推大將一如公孫賀拜官涕泣而已巖廟之上不識復何以圖之弟閉口視藥已及五月老親督一西行方可再疏不得已此月中旬一往暫離白雲已歎園菽之自芳而媿池鷗之欲去矣嗟予行役何日竟慰倚門弟仗兄甚篤幸惟垂念

客歲奉親待報有事吉州得公所貽手書婉轉譬曉責以方維大義持嚮先君誦之感誼不勝何意乖薄之人祿養無何卽罹不夭之難罰猶未已延及稚子及火先君之遺藉以彰不守垂死病中久不裁牋記奉兄廼心戀慕無已苦蘆荒僻聞問甚稀會川方侯唁我山中方悉巖廟之上欲相大賢先移秘府故人相慶吾道有光不勝幸甚第螭頭珥筆夜直西清侍從勤勞仰祈珍愛玉體以慰同志

違京之日不及面兄握手言別殊切戀慕託鹿門兄
奉疏間承兄惠書附古渠丈使者寄來同心之厚草
草別懷令倍酸感翰及楚賢謬譽至有覲面蹉過之
悔仰兄謙冲愈不可言而弟之平生名不稱情質之
屋漏益深懷媿孔門諸賢以果藝絕人之資得聖人
歸依之久爲邦之政所自許者鑿鑿可徵然繇學問
言之尚未爲見大意况質學並劣空言未施者乎離
衡飲媿不敢自欺惟兄洪鑪太冶之中陶鑄一番收
之後來不終作墮坑落塹人物乃出至願爾承督入
蜀老親誦書以爲良是遂於深秋戒行自夷歸而上
遵陸則萬峯岫嶽由江則疊浪槎牙無怪爲王陽所
不由之地惟指點奇絕印證少陵之文差可遣日而
迴顧白雲老親居處之地迥隔億萬山隻影自憐知
年爲懼真何意乎錦江玉壘之間也方擬遣陳情一
疏司中謂席尚未暖何以促促當以捧章相讓以合
面請之例惟賴兄之有大造於弟爾

客歲廬中內弟臧虞部至拜緘貺興緝寄自長安日
邊卽日揮涕謹勒劄子附便宣謝數月後稍詢北來
故人云尚浮沉千里恭致鄙忱惜哉其不達也惟得
承近况兼念及虛薄謂應入都待次甚慰甚慙秘撰

格天賜服一品此特吾湖之榮滌瀆震澤動盪光耀
稽之簡編三楊以館學侍從先朝得拜三品之賜殿
閣詞林猶記之以爲美談盛事況加一品冠五等之
上哉未緣面致賀觴惟有欣喜願公卽陟上台書宸
眷於詞林至不可勝紀實斯世斯民同其快幸耳汝
楠年來悲病之狀前書已悉勉強終禮已五閱月壠
樹依依所不忍別世事茫茫所不敢寄持此兩端將
命之詹尹倘許從所願則當永戀丘墟轉念故交遭
逢明盛不曰夔龍輔佐始得逍遙外臣白首水濱耶
若占告不從再整敝冠仍紆塵紱則故人契誼有公

方踐中樞甄陶萬品必有所以處迂愚而全樗櫟者
昔昌黎上裴令公有詩云却慙典午非才職得就閑
官卽至公第不敢舉此自況然私懷望公實何啻裴
令哉伏冀有以教之

不侍數年怒如之懷正不可支秋月觀濤偶入武林
得會賢郎懋德於貫橋禪舍因公厚愛相周旋者浹
旬日聽其音吐論其作止及觀文詞豐蔚書法秀勁
泛西湖登高峯守父執之禮久而彌恭宛然我公家
法古人有云家庭之間自爲庠序於公橋梓見之矣
有材如此時伯氏猶服鹽車然一舉得失賢郎自以

細故視之何足芥公懷也每訊動定承公督試幾闈
方今舉子業文第每譬之於大曆以還詩句視渾淪
磅礴遠矣非得我公一振起之風不可挽且從大都
爲四方之極文運屬公尤可想見何當卽惠幾錄令
一快誦

第滿制逾年濡遲就道固緣壟樹之戀實以通藉三
十年來屯遭無似去就自卜欲進只且不意此來亟
荷嘘揚匝月之間速置亨衢譬之棄并傲帚頓增市
價幸甚哉何以蒙此丈夫履歷非登仕通顯之爲貴
而當朝知已得鉅人君子之爲難第今中歲遘逢我

公將秉鈞軸豈天果有意耶但少省循輿衛尚屬未闕
恐不免貽知已之憂以此惴惴圖所自淑以報我公
爾比閱資格苦乏老於敷歷之輩不免循次投艱弟
向承兄念指示金人之銘倍深骨肉之感荏苒年齒
逾四望五未嗣無能伯玉知非庶幾努力求無醜於
周行終軍請纓則非志非年此生已矣茲意願兄日
調護之以終厥愛

答教夢坡先生

海內有道在平居恨不羽翼入神京一覲見之及旣
見止乃以風塵奔走媻媻馬如決驟馬而過名園不

能一扣其富美而得吾所未曾有所謂事與心違每
類此爾出京之日疲瘵休臥頗謂此回方脫奔馳苦
狀既而思之有道如公不數數見亦徒然此來爾披
奉來教見念畧同此懷何以報公卷卷惟蒞官臨事
之時常如欲見夢翁之心庶幾有可請益處爾汝楠
山居四年輒懷長往偶出就局望外移官此秩猶可
黽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公謬以行志見待暑月
令人倍汗所幸齊疆不遠翔便公有以教之

答錢南離

都下塵勞潞河舟中偃臥數日病倦始瘳睡眼乍醒

獲披翰教如睹朝華令人生意萌動社稷係於士心
斷非虛語煌煌金湯仗此以為固爾但大厦湏材非
止一木孤芳佇用先貴存身未有味於危機置身湏
洞之間得有裨於民社者學問本來如是以天地萬
物一體之身而為天地萬物主宰用行舍藏知險知
阻大易所以旋斡化機而神明於宇宙間也理數窮
極不有其躬四千九十六卦中能幾然哉斯又時位
未應至此不免以存身為重耳奉兄連日教指似欲
留心任事而稍稍畧於險阻弟敢及之再請教益風
便願有以示之

自
知
空

入
空
入

一
四

